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308 c2

瑯琊代醉編卷之三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已在佛經故誤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靈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黄髪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祠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經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九子

朱璽云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顔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愚以爲渾邪入中國即有金人燒香禮拜之事九子母画或此時傳於宮中亦未可知

金人

休屠金人本作以為祭天主則金人為祭天而設原無作佛之說後世見金氏勒功上將七世内侍遂附會為此言耳

佛入中國

佛經自明帝始入中國說者謂匈奴昆邪王降得其祭天金人金人即佛也此佛入中國之始愚謂匈奴在北去西方尚遠自張騫使西域通西北諸夷抵身毒國李壽曰身毒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敎佛道者此路通而佛入中國之路通矣特佛經自明帝時乳耳天篤即天竺

佛像

張子賢言崇寧中獲嘉縣民職氏宰猪祭神隣劉氏犬得其棄首骨啣之狺狺四日不食其子析之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鼻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兆載之伯宰記其事晁無咎作贊政和中真州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赴村落人家齋見群犬爭銜齧一牛脛骨村人持梃驅逐不去衆頗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

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二事甚異然皆有據非無稽者世之好殺者聞此或可少警云

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宛然菩薩相也上遂置之金粟檀香合以玉碗覆之賜興善寺致敬焉杜陽雜編

湖州郡宗益獲大蚌剖之有珠狀如阿羅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脚僧衣文畢具奉之慈感寺中寺中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强中通判商霖翰詩咸同瞻玩珠忽躍入溪水滃翔波面光彩照耀後深潤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有記刻石寺中通話陽秋

誦經

宋武帝以王元謨北侵乃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諫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得免元謨誦千遍將刑忽傳停刑元魏盧景裕兵敗繫獄志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者以此藉口也學林

佛教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荅曰凡今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 佛名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虜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訛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援

## 釋姓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誚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

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讖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石林詩話

## 僧稱

僧稱公惠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氏國人来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謂曰支郎稱士德士開士闡士太白詩衡嶽有開士五峯秀眞骨是也亦有稱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種西域人稱爲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閒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出之類是也

## 一祖

佛書世尊入般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内現雙足

## 二祖

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来阿闍王見阿難於常河中流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須史五百羅漢爲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八變

三祖

商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波毱多爲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爲落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亦非法

四祖

優婆毱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際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並景德傳燈錄

九祖

伏馱密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

十二祖

馬鳴大王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毘魔

羅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
師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毘
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付法

二十四祖

師子比丘有長者引童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拳左手
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
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爲僧有童子婆舍趣吾
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爲法嗣

釋迦佛

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年十
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曰太子言
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道鬱頭藍佛處學非非想
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
將金縷僧伽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弟子以香薪荼
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
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
中夏

達磨

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鋒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達磨既逝葬於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遇師於葱嶺頭手携隻履西歸翩翩獨逝雲復命具奏其事魏帝命啓壙惟空棺隻履存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可即二祖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可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慧可

初寞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迺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度群品遂潛取利刃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

僧璨

二祖既傳衣法博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筦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辯和法師興謗於邑宰翟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

道信

蘄州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卻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詔赴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赴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弘忍蘄州黃梅人四祖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何姓荅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荅曰姓空祖黙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逝建塔於黃梅之東山

## 惠能

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解脫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能既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去明皋之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爲衣
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禀五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
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
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
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
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
祖遂與金令去

## 馬祖

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嶽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
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
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
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
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馬祖
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傳燈錄道一師牛行虎視引
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

## 大梅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
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大別大梅

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謂大衆曰梅子熟也

自在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語話此外有什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國師曰此猶較些子

行思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叅曹溪六祖欲傳與密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外一方無令斷絶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石頭

石頭和尚希遷初叅青原行思太師師令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斧子與汝住山希遷至彼未呈書便回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遷禮拜往住石頭

鄧隱峰

鄧隱峰叅馬祖一日辭謁南嶽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

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遶床三匝振
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
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
峰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
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龐居士

襄陽龐居士參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
云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照不嫁亦
悟　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偈曰有男不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
漉籬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
靈照遽報曰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登父座合掌坐
去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
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
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法達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

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
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
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
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天花

維摩經云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
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
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想
為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皎然有詩
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又維摩詰遣化菩薩往衆香國禮佛願得世尊所食之
餘欲於娑婆世界中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
鉢盛飯與化菩薩悉施來會

飲光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迦葉見之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
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洛浦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洛浦後來大悟云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志誠禪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

## 一大耳三藏

代宗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與慧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等三問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在什麽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爲什麽三藏不見云只爲太近

## 藥山

藥山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

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溈山溈山問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長弄麽遂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雪峯

雪峯和尚邇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峰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峰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峰不立名題覩體受用

[illegible]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示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破竈和尚

有破竈和尚居嶽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麽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墮和尚

嵩山

嵩山元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

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
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
罵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
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
汝能揆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奪地祇
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
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
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群有性而窮億刼事而不能化
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期衆生界
本無增減

## 古靈

古靈禪師行脚因其師一日窓下看經有蜂子投窓求
出靈曰世界如此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師問汝脚遇何
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靈乃舉倡百丈
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 龍山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 杏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潜往碓米杏山曰貧道難消曰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去說什麼難消

道林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廣額

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鳥窠

杭州道林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人謂之鳥窠和尚

義中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兎角拄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龜毛兎角豈有是

古靈

臨還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杜順

杜順問一僧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

山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師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罔
測再問在什麼處師以頌答曰游子謾波波尋山禮土
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

惠思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身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來病
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
延行並傳燈錄

慧海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
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眠時不肯眠千般計較

善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
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
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
僧常念觀音

天然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客問仁者何
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

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

南嶽石頭

## 藥山惟儼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翺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朗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 雲居

雲居禪師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 守清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廛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高僧傳

## 鳩摩羅什

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有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取蓮花勿取臭泥又云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者[illegible]什乃聚針盈掬食盡僧皆愧服

## 嵬

高僧嵬戒行嚴緊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 佛圖澄

佛圖澄妙通玄術腹傍有孔當齋時至流水側引五臟洗之還內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 吉祥

九函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而使去即沒

蜀番鐐

## 智常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之何而納須彌也禪師曰人言學士讀書萬卷信乎曰然師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獨安所置之渤大悟白樂天微服而過智常於歸宗師方偏袒而自圬壁白爲之過泥焉師曰儒耶釋耶曰儒曰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師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

定耶曰然又之仰顧曰而今乃有過泥分 五燈會元

禱祀

宋歐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有作禱祀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謝節升遐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于節庵遊燕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 西溪叢語

飯僧

史丞相曰張橫渠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夫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猱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履今亦乖甚古者有冠無巾巾止以冪尊罍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

黃冠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巢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鶡鶡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䍦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襆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仍變履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為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閒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幅而綴於下謂之欄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為怪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

說法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道山清話

淨土院記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右　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此俟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瑒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

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令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廻之說則外國之鬼為智而中國之鬼愚甚矣聽雨紀談

誘僧焚身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為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籍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瘞焉出尚書故實

營浮圖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藥石畫尾銀鉤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況復鐫裁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

## 火化

容齋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行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葬焚烟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與朽肉者同言之

焚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秘閣閒談有鄭氏張福詮者貴耀爲雷所擊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之

儒童

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人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淨光童子往爲孔子又遣月明儒童往爲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云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諭甚矣其無忌憚也焦氏筆乘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髭鬚垂拂膝蓋慕留鬚表丈夫也酉陽雜俎

僧爲朝官

唐太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自其後習以爲常至宋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禪鑽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 瑯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歙汪道亨汝立父校

## 人生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後生粳米食彼米故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餘冬序錄）

SOUR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
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
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
鑚

# 瑯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歙汪道亨汝立父校

## 人生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荅曰刼初人也未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後生粳米食彼米故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 餘冬序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曰窔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窔音演）

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已佛氏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窔與海人若菌可盡信乎莽唐如莊列亦未聞也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餘冬序錄）

菩提

菩提樹出摩伽陁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伽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廻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

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力叉二曰阿濕曷咃婆力叉西域記謂之畢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婆力叉漢翻為樹酉陽雜俎

## 嶽神受戒

元圭禪師曰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能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　天心也曰能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

## 缾雀井蛇

佛經云人身如缾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況以羅縠遮之可乎○佛書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及藤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

## 毒龍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疲懈而眠獵者見之喜曰以此皮獻國王以為船飾可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我今持戒故不計此身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時日大熱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

不敢動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復於人 智度論

泥犁之獄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佛書泥梨那無喜樂也泥梨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那迦字只作泥梨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牛鳴地

經音一牛鳴地其聲五里西域記印度國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翻譯名義此云五百弓亦云一牛吼地或云一鼓聲拘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方丈

舍釐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招提白馬

天竺国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唐高僧傳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
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雲華 酉陽雜俎

畫牛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牧牛無令縱逸犯人苗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染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牛之說又佛印了元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極宗門則不然未後黑牛而無繫絆超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反本還源又歸宗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箬笠與蓑衣

道眼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筆硯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辭綺美行棒下喝祖佛不存橫說竪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七趣凡聖超然論空則法本不有空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緣覺之衆或發心於十　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

頓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來是佛神通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剎竟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剎那之際展無爲之化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古㳙師語錄）

鵶鳴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鵶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何公言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此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

騎驢

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廣錄）

三句法門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全體寂滅（傳燈錄）

一味禪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

味禪爲甚不學（廣語）

翠竹黃花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傳燈錄）

聞性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楞嚴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一體三寶

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諸方廣語）

淮西擲杖

高僧隱峰遊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西天（釋氏要覽）

佛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並傳燈錄）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

潵前如無窮却睹無極菩薩本經

七處平滿

十住論云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脊兩足及頸又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苳滿齊如等色好初學記

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阿耨

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

波羅蜜

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諭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王心經注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王介甫金陵語錄

三句正見

三句正見一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衆流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臨濟

夢果

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

六通

六通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二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五禪

五禪有外道禪有凡夫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五蘊

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即五陰孟晁迥道院集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文選頭陀寺碑

十二處

十二處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十八界

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耳聞聲處鼻識嗅處舌識味處身識觸處意識思處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龍舒

心經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謂之十二類楞嚴經

## 念佛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令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 傳燈錄

## 八風

寶積經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寒山子詩八風吹不動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擬名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擬名譏逼迫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 要覽

## 苦集

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此名四諦謂其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 龍舒心經注

## 五濁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彌陀經

## 五蓋

五蓋貪欲瞋恚癡眠調戲疑悔 文選

##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有二邊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佛言

雜記

## 三有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隨苦集諦中是有 婆沙論

## 五衆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此出家五衆

## 二衆

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七衆也

## 三衣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褊衫裙為三衣悞也

##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圓覺經

## 七聖財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者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

七支業

七支業謂三身業四口業

四歡喜

四歡喜法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行歡喜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樂斷樂歡喜能引三菩提樂 要覽

六波羅

六波羅密多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六度 文選頭陀碑

三身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傳燈錄

三業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净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構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水又是汝之師（文粹顔魯公文）

般若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清凉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飛錫

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釋氏要覽）

聲聞緣覺

因聲教而語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

歡喜莊嚴

下壓象迹歡喜之地上接蜂歌莊嚴之境（段成式塑像記）

三車

法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錄）

鸚鵡車

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古禪師語錄）

祇洹

梵云祇陁洹此云戰勝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名叢林祖庭事苑

柰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坊孟鄉郊集

大願船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着無不得生

苾蒭

苾蒭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疼不背日光喻出家人

僧伽

僧伽唐言衆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沙門

梵云沙迦懣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上人

有過能自攺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闍梨

梵語云阿闍梨耶唐云軌範今稱闍梨蓋梵音訛略也又云阿闍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頭陀

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摒除去故今訛稱頭陀

衣相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資惠命也

坐具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也

並要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鹿苑

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

雞園

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舟大衆出家寺也佛滅後衆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群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建塔西域記

鴈堂

鴈堂𣣋舍離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子一切具足要覽

鷲嶺

耆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出法華經

淨土

如来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文粹自公文

剎

梵剎梵云剎瑟故此云竿今略名剎即幡柱也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要覽

金田

金田或云金池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陁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召荷大法者比之象龍（傳燈錄）

往来相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鼈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来相（後漢楚王英傳）

淨名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来又祖庭事苑維摩詰是金粟如来梵言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慈雲

慈雲謂如来慈心如彼大雲陰世界（翻譯集）

伽藍

伽藍梵語題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或

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 釋氏要覽

招提

招提梵語云柘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訛柘為招去鬪奢留提故稱招提卽今十方住持寺也

浮圖

梵云浮圖此云聚相

盂蘭盆

盂蘭盆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舉自目連救母始也 要覽

衣珠

衣珠譬如人醉親友之家親友以珠繫衣內而其人不覺貧困求乞後親友乃指示其珠後乃大富此喻衆人自有佛而不知覺也徒去外求 法華經

如來

道院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須菩提

西域人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 禪門規式

舍利

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鶖鳥其眼圓因以命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 龍舒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阿毗曇此云論總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經也 孟釋氏要覽

數珠

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

軍持

梵語軍持此云淨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也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甆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濁用

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壇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

吃栗多

梵云吃栗多唐言賤人

伽陀

梵言伽陀此言諷誦 祖庭事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毗尼藏

梵語毗尼藏此云律也（釋氏要覽）

天竺

漢明帝天竺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至以白馬負佛經文譯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馬寺是也（法苑）

正法眼藏

古禪師自論云空劫已来自己本名字方便呼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覺息

袁宏漢紀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後漢楚王英傳）

三緣

出家三緣第一為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古禪師語錄）

伊蒲

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伊蒲塞優婆塞也）

優曇

法華經云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木名

瑞應三千年一現則金輪王出

木义

波羅提木义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浮屠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毋馱或云没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略稱之佛也

式义

式义摩那梵語也此云學法女似今之尼長髮也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波演那此云周圍廊舍院也

南無

悲花經云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又梵語南無此翻為名即是歸趨之義或云那摩曩謨梵音訛也

泥梨

立世論梵音泥梨耶此云無喜樂又云泥梨迦此言無去處皆云地獄也 釋氏要覽

底粟車

立世論云梵語底粟車此云畜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中天

天中天佛之小名佛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爲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名天中天（要覽）

摩訶薩

梵語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救度人也（出地持論）

或云茶毗或云耶維或云闍毗又云闍維正梵云闍鼻多此言焚燒

落髪

比丘既落髪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永寂滅度受戒也名鄔波三鉢那

知事僧

梵云羯磨陁此云知事僧

墳

梵云窣堵波此云墳

鐘磬

梵云犍椎此云鍾磬又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犍椎（犍音虔）

寒林

寒林即西域棄尸處今云尸陁林

三薎

沙門者不住資坐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趙州以斷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蔑繞腰一日不作不食由谷開元記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造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污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注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曇始號白足禪師僧史略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鬚白足之侶

出家

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經來法來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佛骨

朱墨云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餓不祥懿宗曰使

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等諫亦不聽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見鳳傳明宗之好不減于憲懿而趙鳳之策乃有力于韓李宋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嘗讀齊東野語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傅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擊之果應手而碎余謂奕之策善矣使非金剛石其策不亦窮乎退之非詐不出此特以大義斷之縱真佛骨亦不足貴耳至鳳以斧斫則又幸而非金剛石也鳳之見又陳于愈矣

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鉉斷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燕泉何先生曰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碪鍛金銀千年不毀推以皂角則一夕破碎鞭韉馬愈久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獠土人山居爲釜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刀斧遇之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未聞有何物可制之也然則韓李之見果非奕與鳳之比矣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婬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後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晚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牟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己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此語不經之甚然足以警世之縱情好色者使尾生之當亦汗顙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亦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

須合掌南辰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309 v.21

瑯琊代醉編卷之三十三

姑蘇張鼎思睿父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 韓重

吳王夫差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見形顧重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已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 冤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　見鄙姿逢君輝光
身遠心近何曾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
冢重辭之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
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
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重既出詣王自說其事王
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
鬼神耳命趣收重重脫走至墓訴玉玉曰無令將白王
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玉跪而言感重篤終以珠遺
之不為發冢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王如烟然搜神記

賈偶

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病卒七有吏將詣太山同召
男女數十人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賈文合來
何以召此人促遣去時日暮行至郭門外大樹下宿一
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為出行姓
字為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為易陽令昨錯召來今
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李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
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
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與相
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當歛視之其
面有色半日而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易陽問其令則

女父由見之因問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生耶令曰
然文合具說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令大驚以女配
文合 搜神記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用修曰
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
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
無禁也

王弼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盧陵巫王萬里以
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人於術夜遣鬼物害之術方讀
金縢篇聞牕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
門術詰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寃將報復歟抑別
有寃事亦當為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
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
死百有五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
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桀昏迷不能語負至
柳林反接手于樹先髠兒髮次乃穴兒心肝暨眼舌耳
鼻之屬粉之為塊呪劾精魂使附于紙形為奴稍怠則
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

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獄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辯鞫仍錄其行槖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寃與月西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寶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爲巫者一姓劉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終依於獄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讞詞獄有異術貢于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志補博物

## 盧充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倡家充前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少府待君久矣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逆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作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粧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婚三日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充便上車去

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愛恩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　時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高太史李廸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塚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子鶴林

李陶子

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作詩忽詠落花詩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九相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蓊中舍問砑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砑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事見漢武外傳

虞文靖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象角雞香早晚含象角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謝端

謝端釣於江上獲巨螺置之於家每歸則飲食盈案潛候之有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天帝憫君之孤遣爲具食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乏取求於螺出門不見後端食乏探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故有螺女洲螺女廟在虔州東南東坡詩注

大武殿畫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鶏林子曰吾讀史至此不覺毛髮竪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廼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栁笥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貌耿小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寐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来之迹床頭有栁箱可尺餘封鎖甚密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頼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

徑詣床頭取封鎖椰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竟不回矣（王陶談淵）

心化石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朽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疑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事載潛溪文集）

身化石

南中有人拯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拯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事載程氏遺書）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只啖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椰仍以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博物志補）

出神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文正公

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邉凡虜情機事皆預遥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溥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 墨莊漫錄

##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𤓰瓠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有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嬴虫集中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恠也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矢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此始信陳詩不誣

## 蕭家乳母

遂州蕭侍郎幹云曾顧得乳母自言遭兵火父母生之三日逃難不能携挈乃盛於栅枝棄於峭壁石上俄有逃難者數十人来共哀之将歸土龕中以泉水浸栢汁點其口數日肋骨康強遂能言語不吃諸物且飲松栢而已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高丈餘復有三四小兒相與游戲不知所從時腋間生緑毛長一尺漸能飛與羣兒遊王母宫聽天樂飡靈菓每月一歸所養人家或以仙

菓獻之數年賊平後父母入山尋求餘骸見所養者具
言其事語未訖已在空中不肯下父母後以菓粟潛於
窓下遺所養者招手遂從空中而下父母走抱之諭以
歸還曰某甚樂不願去也父母與菓粟令吃之羣兒齊
聲曰勿吃水晶宮奏樂可去聽躍身欲飛又墮於地於
是羣兒齊聲曰吃俗物也苦執苦執遂散父母挈歸嫁
為人妻有二子後遭離亂乃孔母也廣薦用逸史

鶴林門女子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發之一
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術
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命具車輿與聲樂改葬平僚
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輌車上見一女子出自
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没開棺則空矣神仙感遇錄

女子化丈夫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
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
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内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郿縣
女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
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丈夫化為女
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寵之至亡國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嫁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嶲男子化爲女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洪景盧謂爲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爲異矣偶因戊辰年記此弇州卮言

魏世家襄王十三年女子化爲丈夫不著其姓名文王四十二年武王之元年也有女子化爲丈夫見竹書紀年

虹化爲男子

故越王無諸舊宮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窩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着黃赤紫之間衣入樹良久不出怪之乃召偉之年少十數人往視見一大赤蛇盤遶懼不敢逼而少年遂斵死礫開樹中有聲如婦人聲須臾雲霧不相見俄有一彩龍與赤鴿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焚蕩殆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東甌後記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纔十六七許異之以告蒲津戍將宇文顯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

宮中見其容貌姝美欲逼幸之而色甚難曰我天女也暫降人間耳帝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復化爲虹而上 江表天錄

人化爲虹

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化成青虹俗呼爲美人虹 稽神異苑

異國女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黑夜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於庭作颼颼聲命火視之乃一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爲天女使後稍能漢語問其鄉國不知但云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 廣異記

履化爲鳧犬

王喬之履化爲鳧人所知也鬼谷子履化爲犬列仙傳蘇張從鬼谷先生學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引二子即日到秦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朔會耽後至化鶴迴翔欲下爲威儀以幕擲之得隻履耽遂飛去 華嶽

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

工之御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人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絶少考隋唐尚有十[illegible]曰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隋至梁頗[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語今亦不存○華[illegible]

## 桃符

風俗通曰黄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第[illegible]一人荼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飾除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云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謂之仙木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樹桃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黄帝象之立桃板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擊殺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梗梗更也揷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經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

人使公視禭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茇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鼠璞

奇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眞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癸辛雜識

水鬭

國語曰穀洛鬭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鬭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鬭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於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鬭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按賈逵曰鬭者兩會似於鬭文安之事恐亦未眞

石鬬

馬抑之云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滚至麥

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汙池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鬬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鬬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森貫之在坐聞其說大不然之謂鳥獸草蟲有血氣知覺故有鬬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豈能自鬬予之言何其誕也余曰非誕也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鬬者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鬬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鬬如此載在信史予皆以爲誕乎貫之曰有是哉然則主何妖祥曰此理甚微難以語子予歸而讀漢書五行志自見　馬氏日抄

##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闕張眼子有之　癸辛雜識

## 鬼怪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為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譖殺其妹　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壙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女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著青錦東頭紫白袷裳絳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排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紫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覩者然則衣服亦有鬼矣康節語伊川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韂之類何處得來邪意則是以為有鬼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餘冬序錄

## 醫鬼

徐秋夫能醫常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

忽然不見

女妻河伯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為患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女妻龍王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盧君

吳郡大守張公直官與其妻女觀宮亭廟婢指女戲妃其夜公直妻夢神人來致聘甚懼洎明遽發至中流舡戚不前舟中咸懼曰奈何愛一女而禍一門耶公直不忍令妻下女於江妻以其亡兄女代之舡即前已而公直知之怒曰吾何面目見天下人耶復下其女於江既濟見二女立岸側無恙傍一吏曰我盧君主簿也高君之義悉歸二女 水經註

東嶽祠

琴川吳都憲訥章御史珪二人為士時各以豪邁自雄

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㣲惡甚又爲機設伏於地人不知躡之則有群偶萃而擒焉殿堂閴寂非携伴不敢入二人約黑夜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你一餅次章所匿處章仲手出乞我要一餅吳遂與之云也與爾一餅殊無驚意章大驚服(蘇渼)

## 元庭堅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来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来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

## 王建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檮杌)

西樵野記錫山民蔣容素行善一日往惠山禱神還半途風雨晦黑咫尺莫辨不能前進旁有荒墓聊寄宿焉夜半聞一人呼吳照前村某家有酒食盍同往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止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墓而去

至村中問所宿塚吳照所瘞也此與建事相類然則人之死也果有鬼乎人之善者鬼死不訶護之乎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與而序之龍城錄

見鬼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旣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衡嶽先生

郭彖睽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劉與

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眞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意也

## 壁中金釵

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旣行而病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爲鬼程伊川曰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旣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身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在某處作恬事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

## 鵞鬼

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覡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而埋於苑中架小木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加

賞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鵞亦有鬼也

兎鬼

稽神録云楊邁田獵放牛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兎骨一具兎亦有鬼也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捷降箕曰玉宵一點落雲端雖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為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為後櫬移而神不顯涉異志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轎二乗侍女數輩執燭籠

前導元誨等疑爲千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爲二妃巾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蘉蓀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閒雅月華有百尺瀑淺擣爲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釀之句謂蘉蓀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勑吾爲火部曜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眞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蘉蓀回望無復人宇矣涉興志

箕仙

宋慶之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筯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筯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帔綵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齊東野語

女仙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靈觀翠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起藕花香淡水潏潏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齊東野語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繡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齊東野語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遊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出異聞實錄

鼠怪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具常鼠（裴堅志）

不怪

朝野僉載韋顗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緩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者洛繹而顗略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牖筒上顗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然恐更羅灾患及禁鼓鳴榜至顗已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也

婦人在鏡中 [redacted]

江南營惠鄖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鄖自問其故云我往歲建昌縣錄事娉我爲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爲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弃此子投我井中以石塡之詐其夫云逃去我訟於有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其妻遂卒 揩紳脞說 [redacted]

前妻責後妻 [redacted]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所生如是詐於地下與我十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跪拜爲具酒食滿十日将去責戒甚嚴舉家送入栢林中乃不見 稽神録

鬼哭母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夜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孫燈懸壁翁嫗二人織履爲業一小兒扶床號泣彥輝問之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孫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纔放舟忽不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

人至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泣因不復嫁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官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三終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呂洞賓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既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鶴林玉露

昭君詞

人至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泣因不復嫁

廟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官家過房外家兒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嘗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三終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呂洞賓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遺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鶴林玉露

昭君詞

李大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絶唱然特忿恨決絶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惻怛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饑寒扣富兒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虞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忠不倖患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絶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

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
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
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鶴林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
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
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
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
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楊誠齋
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
王不恐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
李商隱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
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
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
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
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
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据或入蜀見此

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㕞柯古之殚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困學紀聞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爲字訛第未知杜于此出處能洞然否也○按論語北辰正義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

銜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于孔窟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謂是邪○余按此當是銜丹非銜甲也嘗讀論語註引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銜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又是言尭非言文王吐卷二字亦韋強不如銜丹吐玉爲佳

見蝎聞鍾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

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鍾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師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鍾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禁奬膀登科終于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曲洧詩話）

梅花詩

唐庚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樂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墨莊漫錄）

梁縣丞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

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盞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談資）

## 安都碑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鶊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

## 徐君蒨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諮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 斜車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戲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

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 辭沅州

王伋曰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沾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謝轉運

閒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知視若牟全牛謝後官表曰悲來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

## 賀出閤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

鄭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俯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西川者謝表相承用

此一聯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南才雋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愛
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
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
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覊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
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謝正字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
正字以啓謝諸公三國志蜀秦宓傳譏諸葛孔明呼為
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為校
書郎用此當家二故事略云切覩前史具見鄒宗西蜀
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
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王公四六
話

賀還京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　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
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
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
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

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孫仲益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翟大參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揆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李易安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德士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窻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身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橐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宗開封制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云想望黃門未泯忽忽之佳氣頓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化錢疏

建鄴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他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四六談麈

元厚之

元厚之以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報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偶為危事

李德裕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事載獻替記

刑天

洪容齋云今代文書筆吏不謹成行脫漏至有以後板為前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兎忘言而後可言以上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

簡來問予意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而側足而塹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就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參校刑夭獸名也口中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夭舞干戚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嘆亦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按山海經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形刑天天四字當再孜善本

淮渠

洪曾齋先生草吳璘開淮渠奏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開鴻隙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俞文豹清夜錄按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云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

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清夜錄乃作渡波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冰作石犀牛五頭以厭水恠今止言三犀牛秦蜀曰豈據所見乎鄱道元水經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渇不至足盛不没肩迄今蒙福然則子美所詠三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耶抑因三石人而悮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淵中何也

## 虀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云

##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歎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奔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張巡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乏食巡以絺布切煑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膻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黄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遥聞橫吹吟（劉賓客嘉話）

王勃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𤓰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盡是雲臺之仗王勃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胷中萬卷千歲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閒世奇材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落霞二句本此然物之語何嘗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僧旂佛傘

龍興寺幢越幡蓋文曰僧旂交舞丁當起於風流佛傘高擎輝煌生乎日鑑其語脫落尋常範轍而不書誰人製撰（清異錄）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别其飛翔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　張融曰鴻飛

天首遵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少姨碑

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轍可尋

制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彌乎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開服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閑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遂忘於三月

夙夜淺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我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則可資一笑爾雙槐歲抄

禁花

寶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織女死爲之着服巳而杜皇后崩宋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撫州唐煇使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羅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茲因哭

仁聖太后錄此

買山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舡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

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
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鶴林玉露

竹夫人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余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鶴林玉露

謝魚牋

黃滔爲王審知推官審知遺之魚徐寅代爲謝牋曰御諸斷索纔從牟續懸來列在彫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五代史補

李密檄

李密自立爲魏公檄喻郡邑暴煬帝云先王嬪御並進銀鏤諸王子女咸備金屋又云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又云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爲煩役一時妝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孫百川沸騰十月並出河洛記○按元光元年星動光耀竟天數夜乃止董仲舒曰是謂星搖人民勞

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殆不安上謂妄言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劇吏以自效乃用為軍侯漢武帝故事

黎洞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荆山之下以玉抵鵲番禺雜記

牛星人柳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鶏跖集

對棗樹萱

叙云敢同對棗之辨又祖比樹萱之攄思樹萱錄

諺語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觱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貫人之譯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甞戲集諺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於此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玉　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

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礮車雲東坡詩用之今日江頭風
勢惡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
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
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
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
黑東黨晴西黨雨則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霜
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劳助
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
每多風燈花先作雨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
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氷崖所謂黑猪渡
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
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黍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
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犁星
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
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
開黃梅再不來又云舶䑲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
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
諺云黃栗留看我麥又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
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土
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農諺二月昏

參星夕杳業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
我東牆償我白粱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
詩詢芻蕘舜察邇言良有以哉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
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冊鈔云錄
灩澦大如樸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
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杜子美詩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灩澦大如象瞿塘
不可上灩澦大如鼇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
可窺南史灩澦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灩澦歘
云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所作非
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
準灩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水經注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
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夔道
謠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勢與天通皆可以
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群玉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
SOUR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202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126310 v.22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五

姑蘇張鼎思睿父
南海金　節持父

## 越絶書

或問越絶不著作者姓名用修曰姓名具在書中其絶篇之言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䝉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定自于邦賢言其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屈原同名平字與康同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或曰二人何時人耶曰東漢也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其著者也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為同時何疑焉

參同契

參同契後叙云鄶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并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巍故云丘山

離合詩

孔融離合詩云漁父屈節水潜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合魯字）呂公釣磯盍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合國字）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合孔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融字）玟璇隱曜美玉韜光（離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舉字）

班義

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義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却雙勾兩日不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辨義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黄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云

### 魏鑵

魏鑵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穨一古磚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戚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儂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圯獨子城堅民頼以生賊平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那知五年公以築城之功自論又不報作感懐詩内云蝸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文潞公探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

### 鮑昭

内苑醍醐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簡妙勝多矣

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䌫縛腹芒龍目此桓玄時童謠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

雞碑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去月字是巳字酒未熟去水字是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元濟用修曰宋人有學斬鼠獄智乏雞碑之句正用此事

許長史賛

紫微王夫人賛許長史慎蕭邈真身内鏡外和曾參出四丹心同舟素糸三遻來庇方頭下四句離合思玄字思玄長史字也見真誥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絕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辨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越城王緦曰乃一習字也七脩

陶穀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燭眠孤館七脩

讖語

楚師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申叔視虛井而拯已申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又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讖語之始

拆字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災妖生故文反正為乏此後世拆字之始

謎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什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

有可喜略記一二以資雅談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山又二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註書云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的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的日曆云都来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齊東野語）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僅舉東方朔謂之隱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之則其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演繁露）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及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貴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章淵槁簡贅筆）

東莞方彥卿俊善戲謔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杳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雙槐歲抄）

杏字作陳字

## 藁砧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謂砆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環還也破鏡上天半月形月初也）又石闕生口中啣碑不得語（石闕謂碑悲也）又梁簡文詩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圍棋著子也燒敗襖故衣也）又蘇長公蓮子擘開須見薏（意）一飯何曾忘却匙（時）即黃絹幼婦之意（澠水燕談）

## 皛飯毳飯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答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侍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抵暮乃去（何氏語林）

## 方言

詩人用事有乗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用此語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如淮楚之間以十為忱音故白樂天有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六十橋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為戲也又如呼孺為囝音蹇呼父為郎罷此閩人語音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泣況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章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辭曰些一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之曰些也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些語聞者無不拍掌胡苕溪云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儕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蔡寬夫詩話

史記越王鼫與音石餘索隱曰紀年名鹿郢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出於何書呂答未見當考禮記周禮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轐讀如旃僕之僕疏皆

以爲未聞一

棹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棹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棹磬或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棹磬棹徒吊反 揚伯嵓臆乘

步虛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爲步故罾步即漁者施罾處船步即衆人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青箱雜記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曰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少虛多曰虛不亦宜乎

蠻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續世說

夷語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記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

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义(去聲)皆譯之名也(癸辛雜識)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勒(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釂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劉貢父詩話)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捷為郡掾田恭譯其辭語輔令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意合)罔譯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𦃭䋎(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棟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灕(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被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壘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藉憐憐(土地境埆)阻蘇邪犁(食肉衣皮)莫碭麤沐(不見五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陜)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服淫(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洛)捕菹菌毗(父子同賜)懷槀匹漏(懷抱匹帛)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

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漢記)

澠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貍形類犬鼠而足短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北使嘗攜至京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犬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毗貍蓋亦竹貎貍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齊東野語)

元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

迍僕谷劉曜胡位也劭秀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也東坡和栁子玉詩燭爐已殘終夜刻槐花還似昔年忙佛圖澄傳

對體

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東坡題跋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古今詩話

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藎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溉曰藎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思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

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勲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葉少蘊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損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無劍字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又曰丁噡用孔稚圭鳴蛙事如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何為物哉庾溪詩話

## 詩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摵摵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梢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墻垣巘巘架庫廐參參削劒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蕚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 澁體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耳係再改者

唐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後進效之爲澁體 朝野僉載

## 敘事

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通衢斃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云適有走馬斃死一犬識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爲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游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内翰以爲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按莊七年夏四月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以此方彼當以乙言及歐公爲長

七側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七變入白米出甲（律書）一月普見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桂飛背垂纖羅（文選）梨花梅花參差開（崔魯詩）有客有客字子美（杜詩）

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押韻止與殆押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三條皆八字四韻八士四句亦皆押韻也

三句換韻

李斯太山刻文三句一易韻粗老子老子云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皆三句一易韻

迴紋

竇滔中遷將張掖防邊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睽違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此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盧氏母天寶迴紋詩相類

詩藏姓名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蕭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類嚴獻負郭射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晩景丹霞異澗谷水不緩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
佳製也

詩藏藥名

太常少卿陳亞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
近軒窓半夏涼棊怕臘寒呵子下木嬾春煖縮紗裁贈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葫蘆巴嘗曰布
袍袖裏懷漫剌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句可贈游謁窮措
大亞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孫寒
食藥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嘗作閨情生查
子三首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
檳榔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
未回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
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北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婿辛
勤去折蟾宮桂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
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
斷來絃待這冤家看

姓名戲

陳亞自為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
全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

### 麥是何姓

實感尚書於省中見參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實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為的對芝田錄

劉攽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王曜軒邁嘗調劉後村克莊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答之曰一兄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齊東野語

張乂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賦有云身材短小文曹交六尺之長腹内空虛乏劉乂一點之墨詩有云身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强出些形容甚妙

### 雅戲

韓莊敏公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去莊敏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水相與一笑蓋詩中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韓元吉桐陰舊話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舍應聲曰孔稱不徹薑乃不嘗一座皆為絕倒

侍郎淩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性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任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鮮未出客曰孟嘗君門下焉得無魚筆吏部舡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云主人不殺巳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學士堂空玄亭閑話

太祖微行里市間入酒坊遇一國子生與之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晏几小木命生賦詩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明日忽召生入謁生惶恐謝罪帝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翦勝野聞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

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源
俗皆知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當研究否守
慙釋遣之鶴林玉露

鷸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於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
事鷸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鷸
蚌相持爲題若善吾爲二生居間二生遂爲聯句云老
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頗損喙
傍灘頭翠羽殘閉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
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爲之
解蓋二生才士偶以小燕相訟耳有因而爲構者故云
云二生失其姓名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
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
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
速可備使令授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明皇雜錄

小名

梅聖俞紉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
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 劉貢父詩話

聯句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盍泥中中露衛之邑名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泊宅編

對語

東皐雜錄載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桯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又言或出三才天地人與東坡東坡對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字若何東坡起曰聖諱也妙

吾吳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爲拏此後莫拏奴手王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五行水火木金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 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 又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 錢某爲衡水令 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

有盗也劉貢父詩話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如置器安
則安危則危齊東野語
蕉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
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年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
歟○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
張良借筯前籌恨不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
冐冐頓之圍○妙法法國果寺金綸金剛中和和豐豐
樂樓銀杓銀甕○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
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宣
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来人相我相衆生
相○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大人之館安若泰山
宋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時范文
虎爲殿師孫虎臣爲步師有人對云龍飛策士狀元龍
省元龍虎帳得人殿師虎步師虎

蒭逸先生嘗對景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滚將春去張滄洲先生應聲荅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撇下秋来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荅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嘗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觧大紳爲諸生時遊青楼伎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觧觧觧元之渴大紳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烟鎖池塘柳從来無的對

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浴又聞昔有薔爲是者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黒甚子赤甚子甚子甜

浣水續談載古對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死矣盆成括孝哉閔子騫晏元獻曰無可柰何花落去王琪曰似曾相識燕歸来中書出對水底月如天上月楊文公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相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曰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荆公集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啓曰梨園子弟白髮新

胡蒙溪父九歲時其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成金谷錦千機對曰鯉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

小令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
起宋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
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五代史補
漁隱叢語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
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
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
劉貢父曰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今人以絲管謳歌為
令即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
為令即公所謂令徵前事為是也徵衆也韓文

黄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魯直頗洽珍味劉北人性樸
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賢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
離合成字一人曰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
里予野土墅黄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黄遽云僕當奉
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
岳公正與夏公塤飲出酒令一字内有大人小人復以
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
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
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竿詩

近峯聞略竿戰詩人皆歎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貫相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衆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皃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

為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洪氏隨筆

聲價

西京雜記長安有慶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案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来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

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
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於是
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郡
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
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
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
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徐冬序錄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
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
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颯
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然
朱子云
廬山隱者李潜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
異人或曰即許堅也朱晦翁曰麻衣易湘陰主簿戴師
愈作托之麻衣凡四十二章
張子賢云何子楚遠作春渚紀聞云樹萱錄乃劉燾無
言作然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此名此事所載諸事近
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盖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
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
樓醉秋色碧溪彈夜弦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

皆驚絕非近人所能也

香奩集和魯公凝之辭也後嫁其名於韓偓和在政府避議論故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自為游藝集序云予香奩籝金集不行於世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蓺𥶶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酉陽雜俎按九錫文潘元茂作六代論曹元首作

傳奇

書坊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漢小王蔡伯喈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甞攷呂文穆公微時渴轉漢饅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

府退衙兵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及撥灰詩諷之
云云又嘗有鷄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
勤誰不知如今檯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
然乎（水東日記）○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太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胡曰呂工於詩宜少
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此乃
一渴睡漢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
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
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歸田錄）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

頗淪躓蒙正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
室奉養之（升庵）
搜神記董永東漢末人性孝貧主人萬錢葬父許身為
奴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織縑三百一月而畢辭
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
學後乃訛仲為仲舒杜光庭錄異記載蔡州西北平輿
縣界有仙女墓即仲舒為追葬衣冠之所謂仲舒既長
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
間無墓恐藏神符靈藥陰陽秘訣于此宗權往發掘之
即時雨注不止施工不得今傳奇亦以仲舒為水之子

天女所生天女嫁永事本虛誕而仲舒為永子尤妄繆
絲井在廣陵之秦州西溪鎮仙女墓又在蔡州則今之
海寧府仲舒廣川人則今之河間府景州其地董永千
乘人則今之青州府博興縣既誣天孫又誣大儒不可
不辨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傳奇作名從簡蔡興宗五代宋人
傳奇作蔡襄父傳奇雖為戲事然使初學小生習見稔
聞誤亦不淺嘗讀宋史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
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然仲淹
乃為雍作墓志云諱雍字伯淳蜀人也則雍豈仲淹之
父及富鄭公作文正墓志云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史
傳之訛且如此傳奇又不足責矣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一
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
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
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
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
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
鶴林玉露亦宋人所撰亦謂京父商也述買妾事甚悉
且云京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此猶理之

所有者至謂讀書灊山僧舍為僧訴烹犬於縣縣令命作偷狗賦則誣京甚矣梁谿漫志亦載烹狗事為滕達道作不言京也賦云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轂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辰蓋圖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陶韋去驚同顧兎之頭卻佳或云古人云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今云顧兎不知何出答云上官桀傳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兎耶蓋出此余謂天問實有顧兎在腹之句

## 癖好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聚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乃相與較其直而兩易之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罵曰易此歸饑如何食得其人曰他換我書去饑時也如何食得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道山清話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水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盧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 印書

揮麈錄載毋昭裔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陸文裕公曰此與馮道印板之日不知孰為先後石林燕語載書傳雕板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詩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已有之矣河汾燕閒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在隋已然

瑯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五終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瑯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視肉

卮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揮麈錄載毋昭裔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陸文裕公曰此與馮道印板之日不知孰為先後石林燕語載書傳雕板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詩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已有之矣河汾燕間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在隋已然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五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 視肉

危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劒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為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筆叢

## 和親

周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周時與翟和親則取其女漢時與匈奴和親則以長公主妻之二者未知孰為

得失也

鄭衛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衛武公和年九十五猶欲國人儆戒作抑戒以自儆謂之睿聖乃衛世家載其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釐侯死以其賂賂士襲攻太子恭伯於墓上恭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殺兄代立豈睿聖之事太史公採雜說而記之不暇計其真偽也二武公事頗相類因併錄之

公孫弘

史記公孫弘元狩二年以善終於相位漢書弘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載考漢武故事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已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

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此亦孟堅所記而互異何也

## 息夫人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列女傳此與左傳所記不同

## 功曹

劉貢父詩話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爲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爲主吏孟康注云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

## 弄璋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君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 杕杜

李林甫不識字杕杜爲杖杜韋侍郎嘿不敢言蕭穎士作梅桃賦以譏之君子曰侍郎悲杕杜處士伐梅桃 玄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伏臘

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金根

韓晁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為銀

祗受

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為祗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鋃鐺

後漢書崔烈以鋃鐺鎖鋃鐺大鎖也今多訛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丹鈆餘錄

撐犁

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撐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從自成於骫骳乃謂陸機得非别有

所據乎又沈元用啓讀擲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懸寡學(野客叢書)

孟勞

顏氏家訓曰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元氏之世洛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顓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此偽亂真爾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鳶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都孔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泰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

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途説强事飾辭呼徵質
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荆州必稱陝西下楊都言去
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
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
相祖述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説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
臺有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
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鄴下有一
人詠樹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
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
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
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
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
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
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獻替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
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氣尚暖
鱟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世說新語

龍袖

闒閥尚有寔副云龍袖嬌民為我　文皇帝白溝之役

時事然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 博戲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濾用陸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陸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

陸儼山曰古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棊亦不復見元滕玉霄自叙少時以累棊朧鳳為戲不知所謂朧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雖此無益之事覺之茫然殊以博洽為媿

## 車術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車術車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夢溪筆談

## 著述

鴆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棊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

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晉未
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游宦四方華
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
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
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
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
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
州恭為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
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懽樂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
名豈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閒
道輒述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滌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
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
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誦
琰此語不覺神卷

年號

柳芳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天授元年三
年四月戊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
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載初盡二年十月

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
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曆
延載之後有澄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
也不知何為如此差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填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
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嵓燾仁甫為雅州郡從事
日跋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
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
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
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故先定著建武中元
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
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
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
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
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則鄭公
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袁之誤矣歐陽永叔留
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悞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
永叔見之

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碑石有二十九字
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

棄校官掾王幽字珍儒時臨邛太守宇文紹竝袠臣命董致郡齋俾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訂而跋之云此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漢因秦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合草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爲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爲學官之屬矣官爵皆漢制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紀年通譜攷之冲帝即位改元永熹稱止一年而質帝立乃更本初熹之與嘉文字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少魯魚帝虎寧無訛謬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冲帝永嘉之爲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說文熹者悅也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熹皆爲聞喜取悅喜以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熹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爲嘉耳其後和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字說熹爲火熾疑漢從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

又跋壼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爲該洽其謂憙之與熹二字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憙設兮萬姓熹兮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知熹平光熹與大和熹不皆通爲憙耶 賓退錄

年號始於漢武說之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帝龍漢亦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元紀殿序有赤皇之號則年號非自漢武始也然道家之書亦未可遽信

尚右

朱承爵 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尚右行尚西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

尺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 春風堂隨筆

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于公易之詞也公易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國史補

洪容齋云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魏晉以来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龍云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禽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太武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伐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縑高懸久矣余按露布之名不過露板不封如露封之意楊升庵援引緯書謂武露布文露沈以解之則露為雨露之露謬悠甚矣

學齋佔嗶云露布人多言之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文露沈武露布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持重者人尚文文心雕龍曰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索隱曰戰克欲天下聞之乃版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於漆竿名為露布後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桓溫北伐袁宏作露布洪适文章緣起乃謂曹洪伐馬超曹操作露布非也東漢鮑昱傳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則露布之來久矣學齋謂後魏以來名為露布未詳考也

端兩

今人謂帛一疋曰一端其實一疋古人謂之二端雜記曰納帛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疋又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然則稱帛一疋者當曰一兩今人以五斗為一斛其實一斛古人謂之十斗斛與石同義

容齋五筆引湘山野錄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疋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證見然攷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俱無其語按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按此說頗與余前

訓疋為端之辨相合

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〇註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與此制異

織絲

織絲玉藻云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紵絲則又轉訛矣貯紵音宁非注也

子氄

氄方毛毀細軟者曰子氄子謂毛之細者氄柔克貌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毛席

氈之異名曰毛毯毛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為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氀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氍毹典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氍毹細者謂之毾毲毲者施大牀之前小蹋牀之上蹋而登牀（席上一稿誤）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
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温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
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容齋隨筆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
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亦有所本按考工
記殳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殳長丈二史記張儀
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
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容齋隨筆

用數

今人戲言打十三初不知其所謂偶得一書言古人笞
法十三為最輕者此言似矣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
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
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
何所祖輟耕錄元人自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則笞之輕
者至七而止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
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
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
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

事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觀此則十三信荅數也

渾不似

琵琶又名䡊婆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鞞如斷腸猶緊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帝工府談）

蘇幕遮

樂府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帶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傳疑錄）

榆錢

後人榆筴稱錢為似錢耳然亦有本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筴詣瑕丘市易化為金錢見酉陽雜俎

荷衣

紉芰荷以為衣隱者寓辭耳荷如何可為衣然三輔黄圖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萋

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治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齎戴或剪以爲衣或拆以障日觀此則荷葉亦可為衣矣

白獸樽

蜀檮杌載李璧兄弟登科事有紅鸞扇白獸樽之句今考藏榮晉書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曰白獸樽乃杜蕢之遺式示不諱忌也

相

沈約白紵周禮辨載洪物莫不祥宛然無相凡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覩張華相凡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凡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甫詩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雲罕

者即罩綱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排
所載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勾陳

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大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
陳天馬也又樂書云視之色有五中畫黃犢丘蚓也
耆帝以上徳王有瑞丘蚓虹其說尤曲（用備）

飛騎

貞觀中揀驍捷善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
從上遊幸（[illegible]）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
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梐
枑（音互）○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韀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
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
恭為孝武所忌夏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
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

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
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
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 通典三王荊道逢太保廣平
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
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
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
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
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演繁露

嶧山碑

嶧山碑云樂刻人多不曉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者

粟馬

秣馬世多用西漢匈奴傳云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乘馬在廐 之秣之秣
粟也前書摘用粟字亦奇又注云無事則委之以莝有
事乃予之以穀若莝馬穀馬尤奇 楊伯嵒臆乘

枉渚

枉渚五臣注枉謂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
朝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
江賦曰因岐成枉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回曲成渚
此又岐渚也

衢尊 一

明尊來壺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尊人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蓋此也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亦奇字（[illegible]）

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㭬襫唐書元結傳彼自澤詩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作敝挺切誤蘇子美松江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旋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能改齋漫錄）

蓴羹鹽豉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世多以謂蓴羹未闌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爲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平江（閩南田話錄）說甚異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爲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遯齋閑覽）

騶唱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不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謂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㢘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行軍則壯軍容之儀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故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音溝）唱呼入殿（程大昌演繁露）

鷄口牛後

蘇秦說六國寧爲鷄口毋爲牛後一本寧爲鷄尸毋爲牛從尸主也似新但下云鷄口進食牛後出糞則不可解矣○考安延篤音義尸鷄中主從牛子顏之推以爲然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鍬魚退之云銜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

傳更當詳攷之且質於博古者五總志○按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来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蚕被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来至廣境邪退之與伕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来同赴上日衙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蚕賦曰此其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周禮禁原蚕為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蚕並付馬齒為辭不能齕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及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来已有此傳矣

### 齊斧

齊虞喜志林音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伏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宴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鑱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大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西溪叢語

### 雞跖

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呂覽

攤蒲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之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䈥笪廣韻䈥字下云符䈥竹笪也米帛鋪謂剪截之餘曰惋子惋一慣切註裁餘也桃剔燈火之杖曰㮇池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未然

逋峭

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大常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云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庯峭集韻曰庯平也奔模反同都反今造曲勢有曲折者謂之庯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有風措者亦謂之波峭雖轉為波豈亦此義耶按魏收一作溫子昇

牙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

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方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爾（劉貢父詩話）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為誤以喏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為嗟古今語言間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字爾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亂故作詩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　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希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孫季昭示兒編）我　朝丘文莊公作史論必以嗚呼起之人遂稱為丘嗚呼開之先人云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稍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為活叚湛事

療疾

趙與時曰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俗言避瘧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畫易容貌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已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唐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
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
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䝿亦得愈其名藹然龍城錄
馬子約曰張乖崖與傅逸人有舊誘之仕傅曰薦巳是
相許也遂止開寶中張與傅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隣
病瘧者皆不發故乖崖有詩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
閭劇談袪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
終嬿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傳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賈
氏談錄云余外祖母文氏潞公之女也凡見潞公花押
必剪收云能愈瘧疾

三十六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父

蒼梧楊除會士遇父校

## 印璽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駝鈕文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事譜論）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曾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宋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謬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卻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可用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事譜論）

肅拜

朱晦菴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
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
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
伸腰亦是頭不下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知男子之
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
泰之以爲始於武后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
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
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
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
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
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賞天
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
得薛簡肅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
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未詳考也簡
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
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
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
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

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賓退錄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襃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襃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為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野客叢書

三揖

人知禮有九拜而不知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善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故妻

之也天揖推手小學之周禮人所誦習之書然一問以孰爲天揖孰爲土揖時揖則知者鮮矣獨居數語乃大戴禮子貢對將軍文子之詞曰將軍文子者引篇名耳

##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肱實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斃非膝席之謂也

## 椅

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椅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𣏾床之類此用椅之漸也

## 葉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封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二字原不爲婦人言也

冠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豫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昌胤登天寳進士

巾幘

巾幘釋名巾謹也嘗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謂僕隷爲蒼頭漢書謂貧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內加冠巾故時人云莽秃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爲帢或作帢乞洽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韻書弁缺四幅謂之帢一曰按頭使下

故曰帢增韻㡛㡊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
令改用素白帢漢末名公士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穪
武始制帢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委
單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往往士
人宴居皆著帢矣帢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為
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帕後稍作顏題漢興續
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
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巾上
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
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僅以束髮冠下施幘

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
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魯縫掖
居宋章甫亦從俗也

履舄

履舄屨屨人註褌下曰屨複下曰舄說文無舄字舄本
鵲字今借為舄屨字也陸佃云舄通為舄屨之舄古人
欲居如燕行不欲如鵲故借為舄字所以為行戒也然
借為舄作思　反者蓋舄屨也古今註以木着屨下
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舄屨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

色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劬繶意純准素積白屨

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絇說文纑繩絇也

玉藻註屨頭飾也韵會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絇者取

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繒一寸屈爲之頭著

屨頭以受穿貫繶屨人註縫中紃也博雅紃條也純屨

人註緣也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三者相將則

屨舄皆有絇繶純矣凡絇繶純皆一色又按屨人註舄

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

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舄青舄王后

祭服之舄也凡屨舄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



纁屨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服冕著舄弁士爵

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繢也至若履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尸從彳從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

能載人又草曰扉芳未切麻曰履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

屨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履也從履省婁聲居宇切鞮也

徐曰鞮革履也舄韵會複也古今註以木置履下乾腊

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屨舄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舄屨至階必脫唯著韤而入

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劒履上殿是不

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

言納屨則在外明矣是脫屨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鳧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以著韈爲宜況韈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畧也事緇論

佩刀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挾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刀直五　杜詩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其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鏤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

筆紙

馮鑑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

貢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兎毫耳殊不知莊子有舐筆和墨之何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邪況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為筆也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亦非謂兎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兎毫起於恬邪此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字以誤之耳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書註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亦非始於倫但二人取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辛齋



附錄

##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

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
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峰葉茂
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
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
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
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吹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知
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逸步紅彩發吹綸據詩意想是
婦人所執之物如幾扇之類沈約詩晝扇迎初暑紅綸
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綸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
供暖箑可以互證𡡉〻柳詩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
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
綸暖箑證吹綸尤似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
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氷言鮮絜如氷也釋
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
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
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
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

羅不着愛輕容元稹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為衣而詩中容字為人妄改為庸又作庸裕蓋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荊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繡𩭿

後漢書光武紀諸于繡𩭿注云繡𩭿半臂也又云字書無𩭿字當作䘿○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半練𩭿之說縿𩭿與繡𩭿同一類也𩭿疑半臂羽衣故字從彡漢書作𩭿酉陽雜俎作𩭿寫有繁者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强改為䘿字又薛女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秋林伐山

紫襴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襴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襴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襴讀者多不知紫襴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襴襴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

中官紫標外官絳標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秋林伐山）

## 漆器

新唐書襄州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庫路真漆器名也然義不可曉于頔傳襄有髹器爲天下法頔驕蹇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武德中改秦王下領三衞及庫真驅咥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閒西邊方言也

## 陶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甓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窯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則越陶又非始錢氏（宋葉寘筆衡）

## 蜃器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爲犧樽則古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註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松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蠣殼也其上畫養人物之形猶有蜃器蓋蠣殼也

## 稗史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註讕史皆

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罃爲㼝㼝謂地之坳坎如㼝㼝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漚㼝善驚小兒漚與㼝通蓋傾側簷下之地邊塞之地有㼝脫亦取簷下之義

##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罕凰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日屠蘇鄣日覆兩耳嘗見唱兒作天子古樂府㨶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或作廜𢈘

##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黄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劉流蘇爲馬幰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辭費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

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執古伐山

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設九金龍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此流蘇亦是幃帳之飾似非始於晉以後也

琵琶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綱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若風雷而不長於撚絃興奴則長於攏撚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謝不能公不復強後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奏而罷公喜過所望後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徐忠南中奏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皮作

琵琶絃竹作琴絃皆世所罕見也后山詩話承用歐公詩以皮為絃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不知更有先於彬者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見五代史補）後有段師亦能彈皮絃（見酉陽雜俎）

曾虎臣能改齋漫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歐公所以喻其妙也即四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陸儼山以為近之然段成式載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琵琶舊有皮絃矣或謂古琵琶用鵾雞肋作絃元楊瑀又記長吾兒入閣聞世習銅絃曰余親見聞之弦有肋有銅則何疑於皮也

鞭賈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十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煑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楊州北邸前稀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

之錢循以爲少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絛鞭工緻爲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余讀杜陽雜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於興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爲異物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絛爲鞘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畢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寳貨及覽此鞭頗甚稱貴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知當時價又何如也

石林燕語載熙豐以後衣服詭異雖達官亦不免從俗鳳翔郿縣出縚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反以真茸爲之一縚有直十餘千者宋人之縚其卽唐人之鞭乎然鞭未害於用若縚圍三四寸而復繞腰六七反能不爲腰毒耶而爭相尚之風俗之移人如此當時惟劉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可謂不詭隨於世者矣

碑

漢碑多不著作碑人姓名而樊敏碑末獨書建安十年

三月上旬造石匠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爲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雕鐫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顔魯公書桓今家僮鐫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武云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庚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漢壽亭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葢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入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絶淳熈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雲谷雜記按人言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世傳壽亭侯者皆僞今漁人之印何以無漢字耶

碑誌

温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来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賢則名聞昭顯豈待碑誌若其不賢雖以巧言麗辭强加采餙徒取譏笑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深嫉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魏公旣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精誌以諛墓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覩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梁溪漫志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顔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而慟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銘

古碑皆有圓孔碑者悲也初墜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今德政碑亦設圓孔尚書故實

疑冢

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

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鈇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 彝齋雜言 按前詩乃宋俞應時作見輟耕錄

鄧塚

麻姑山岩谷挺秀草木茂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詞人經過必爲興詠忽有少年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後来觀其所刺無復爲文鄧氏之名因斯稍減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絶句後之来者覩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項羽冢

穀城西流泉西北入清水域西壯三里有項羽冢石碣

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水經謂爲非㑹爲楚守漢王以羽首示㑹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穀城穀陽城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黄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紙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祭喪皆屛去予謂不然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途則可笑 鼠璞

鋸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吳中太湖石所礱宣德間永嘉黄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黄悶故高曰恐後人欲復鋸耳黄嘿然松江錢尚書治墓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黄瀚墳墳遠故遲耳、、益怒老傭徐曰黄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白舊塚中無足怪 推蓬寤語

造第

居室可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眞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棲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苦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詩原指訣）

龍鍾

丹鉛錄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禁持也卮言云龍鍾二字尚不得解所謂南越志羅浮竹每節一二丈曰龍鍾竹爲黔柳何遠也且竹名本自曰籦籠余按洞冥記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爲龍尾墩也則石亦名龍鍾且無枝葉搖曳如老人之狀又李濟翁資暇錄謂鍾即涔耳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潑矣此說更迂又裴度未遇時過天津

橋二老　何柱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聞之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大抵相傳鄉語難以盡解必強而解之謬矣廣東通志南越志一統志俱言羅浮有龍蓯竹一名龍鍾在第三十一嶺杜詩註蜀有竹名鍾龍則鍾龍蓋蜀竹非羅浮竹也杜詩龍竹和烟滴露梢是也

宋太守王寧登山尋王野人廬野遇樵夫授竹莖一條忽不見寧視莖長丈許無節攜歸而異之此即龍鍾竹也見廣東通志

蘇林演義龍鍾不昌熾不翹首髮鬢鬆鬆柆拾之類黃朝英曰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老羸癃疾即以龍鍾潦倒目之者正此義也緗素雜記龍鍾為字母龍靈連癃潦倒為字母潦靈連老書言故事○此說與余言相傳鄉語難以盡解意相合而更有理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為僚倒宋武帝舉行止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吳桐五總志

黎町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程大昌考古編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七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 隋侯珠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嚙明珠以報之盈徑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世世稱隋侯珠焉隋侯名祝字元暢見百家風世傳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 武帝珠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為去之復遊於池得珠一雙

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程大昌考古編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 隋侯珠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啣明珠以報之盈徑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世世稱隋侯珠焉隋侯名祝字元暢見百家風世傳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 武帝珠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為去之後遊於池得珠一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博物志三輔黃圖載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似更詳

云 [redacted]

噲參珠 [redacted]

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噲參參收養療治創愈而
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銜珠以
報參 [redacted]

[redacted]

張顥金印 [redacted]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擿之墮地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
侯之印顥以聞上藏之秘府官至太尉後封忠孝侯

張氏傳鉤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
氏披懷而祝之曰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
吾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
帶鉤焉遂寶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偶貲財萬
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竊鉤與之張既失
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
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
稱張氏傳鉤云

楊寶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為螻蟻所困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飼之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為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為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

毛寶龜

晉毛寶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黎景逸鵲

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餧之後隣有失布者誣景逸盜繫南康獄月餘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狀其日道上人喧傳赦至官司詰其由來云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此鵲也 朝野僉載

玄馬昭猴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

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酒工蠅昭之蟻

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輙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寃再閱出之董昭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垣董遂得由穴而出 勵著書

桃花犬

淳化中綿州貢羅紅犬常循於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瘵見者隕涕叅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館末云赤麟白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

陳魯鳥

陳魯福州人十五喪父廬于墓側有一黑鳥如鶩為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糞糝以畜之里中有富民得心氣疾求得是鳥肉魯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吾固活之今以財棄之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乃以綵線結其羽縱之去鳥廻翔盤轉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為山東尹坐誣謫戍因

喪其明曾往視之世父曰兒来意誠厚然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匆匆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五錢曾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途中為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行至仙霞關雪甚迷不知道腹又虛餒自分今夕死矣須臾有一黑鳥起於前鳴呼盤旋不已曾祝之曰果吾所養當信我往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為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之行三十餘里夜向分始逢一舖噤不能言以手擊門者主人出疑為鬼物掖之入曰人也圍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曰福州有陳曾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主捧曾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吾汝父之執某也因告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鳥翅絲尚在共拜之因嘆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覽勝紀談

##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歟其雄驚墜猶食之雌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

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為弃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鸞禽鳥
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交於秦宮夫君
已亡而息媯偷生於楚國何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
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
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畫
臥氍毹月羅袂鸞篦花影中烈鸞可悲雄已死雌依依
尊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
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雙槐歲抄○皇
甫錄云昔人謂詩人於鴈曰孤燕曰雙而未嘗言孤燕
者齊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來
獨故人恩義重不忍再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嚙艾在其中燕
即去見白樂天集顧况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啣泥
其詩云燕燕燕子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余觀博
物志燕避戊巳蝠伏庚申其說舊矣恐况未之詳也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
燕數千銜土投穿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
之人不如也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覩
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長呼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

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歲蔑有音耗欲憑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鷰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鷰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鷰翼寄與薄情夫小書繫於足上鷰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鷰飛鳴於頭上訝之鷰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次年歸文士張說傳其事（開元天寶遺事）

哀猿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瘡艾嘆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號呼而死蕭氏子爲作孝猿傳鄧江縣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母母既中矢度不能免則以乳汁遍洒林葉閒以飲其子然後墜地就死乃取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齊東野語）

王濟曰猿稱通臂埤雅爾雅諸簡冊皆然或云臂通肩橫州捕猿入貢故事打捕皆南鄉人旬日村老一人來

告三百餘人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若益人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如其請三日後舁一猿至驗其形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詢諸土人云惟長臂者為猿其類雖多餘皆短臂蒼毛者烏得謂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悞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為黄潰去其勢即轉雄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此又諸簡策所不載又指揮使鄧其家有一猿面黑身白頂上有黑毛如指濶一縷直至脊有人云猿初生時黑百餘歲漸黄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尤異然則唐人詩有云黄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鍇詩

范成大曰猿有三種金絲者黄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雌猿性不耐著地輒濕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桂海虞衡志

##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㰅掠誣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其祖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乃復與食如

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螻蛄於都衢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知更雀

裴擢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嘗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玉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

雀兆

魏尚高帝時為太守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附翼而鳴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憑霄

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曰憑霄啣土成墳積珠成壠拾遺

大鼈放生

宋傅慶中舍嘗得數鼈付廚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疫煩熱將卒舁致外舍翌日見胷脅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鼈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胷未之其病遂愈徂異志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庭前鞠躬而啼目為報時猿 開元天寶遺事

胡孫報冤

有人畜一胡孫鳶飛下摶其子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不食徃厨中取肉戴頭上立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來摶肉胡孫擎其翅齧腦食髓而斃之見者大快 牧豎閒談

義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㘅巾來還乃徑攫探巢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攫巾固已異矣謨攫而復還而復攫尤異

鵶

唐温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輓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鵶璋曰是必人探其鶵而訴冤也命吏隨鵶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鶵尚懸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鵶者報之 北夢瑣言

鴝鵒

桓司空豁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鴝鵒教令言語遂無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名有主典人於鴨鴿前盜物鴨鴿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鴨鴿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鴨鴿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之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幽明錄

公子鷂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去公子縱鳩出鷂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三百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見列士傳王充不信以為鷂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捕者折其頭也然天下事有感輒應者多矣人患誠不至耳董恢殺虎事亦類此豈盡不可信乎

孝鵞

天寶末長興沈氏畜一母鵞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列前若祭奠狀向天悲叫而死沈氏異之函二鵞埋之後因名孝鵞塚

鳩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
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
鳩杖以扶老 水經注 殷芸云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為此

### 鴉臺

光武北巡河朔失路得鴉引于馬前後因飼鴉建飼鴉
臺在南陽府

### 烏亭

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
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
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焉

### 鷺亭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
堠多刻鷺像

### 鱣

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
而震志益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
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
生自此升矣

### 遊魚聽琴

伯牙鼓琴遊魚出聽今讀爾雅註作鱏魚然則長鼻者

又有聽耳耶亦一異聞也

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畜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墜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食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德錄

按飛奴張九齡故事也九齡少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係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見開元天寶遺事

曲阜顏清甫嘗臥病幼子彈得一鴿於哨翎間得書一緘乃真定郭某寄其子曲阜令禹家書也時禹攺平遠縣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更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禹所致書與鴿且語其故禹感然曰畜此鴿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留之累日後禹知霍州召其長子國祥官之見百家風世傳

犬

陸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
械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係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
家得報還洛 夢瑣

鸚鵡

韶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
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
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
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
時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有雙燕為巢主人欲捕之
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偶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
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為留別言耶因作詩贈云
幾年塞外歷崎危誰為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為
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
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蠟丸繫
其足後八年田為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廨來止硯屏
間諦視即前燕也蠟丸尚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
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
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酬朝歡暮
怨雲漢移因感而筆之 七脩

蠅

玥禾代國紀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事何從泄勑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筭歎曰其向蒼蠅乎

秦吉了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萬花谷

羊

凡新羊入羣為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太羊義獸也見猛虎不避羣羊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定交一與之交後生死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始鶡林子

溪鶒

溪鶒五色尾有毛如船柁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淮賦云溪鶒尋邪而逐害此鳥盖溪中之勑邪逐害者故取以為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鵜於水渚宿先若有勑令然亦浮游椎者左雌者右羣伍皆

有式度今科官皆服溪鷘而揖獨尚左武取義於此鶡林
子

魚書

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
得書怪之 漢書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
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驚望如其言初下
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
異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
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
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
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
說夢耶 丹鉛總錄

鴈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云

輸盧以供稅李元膺曰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耶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鴈從風而飛春裹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一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此故投於鴈門關元膺此說似矣但鴈之南北非專以風鴈歸以二三月此時東風多而南風尚少且風亦無常南風盛時豈無一二北風之日使遇北風則銜蘆以助風力者且重自困矣○尸子云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敵虎[redacted]

## 鵝

[redacted]

今道家用符法禁呪不甚信之及讀嵇程賦謂鵝善禁呪其性甚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合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御如道士禹步則石劢然而起斵木善為禁法能為曲爪畫地為印則穴之塞自開飛鄣以翼掃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鶴林子

## 蛛蜘

酉陽雜俎載蛛蜘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閱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鬬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死

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鬬死友人吳雨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夜為龍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湧數里衆家遭害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為怪也 七修

## 虎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牟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 長沙亭長

長沙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山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 搜神記

## 李積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驛溪曲有虎躍出返入伏草中曰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入山谷間化為虎自是見冕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摶而啗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致水下此去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吾倒行逆施耳儼曰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吾嘗私孀婦其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為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吼震林木而去

牛哀李忠

莊子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錄異記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盜右廟中物迷路數日身變為虎其前足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求見其母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不知所之又漁樵間話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為虎云忠既病又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反望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

不復來時人語曰毋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化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述異記

譙木

蜀王孟昶時百姓譙本馬毋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大原人剛勇猛屬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蜀檮杌

袁州僧

袁州山僧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顧見肖之乃近水照之形體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一旦餓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思曰我本人也自為不善活變為虎今又殺僧以充腹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忽皮落如脫一裸僧也走於鄰境佛寺時圓超上人念其勤恭問爾習何法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具言為虎之事上人謂曰爾惡念為虎善心為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僧乃奉教高僧傳

貙人

博物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為虎

## 說虎

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軒榜曰說虎予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胃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虩然作聲則嵬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無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犯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屨皆別置於地非虎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饑則無果實皆啖不特獸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石林燕語

## 董𢘆

董𢘆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𢘆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者伏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後漢書

張侍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嘗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祇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考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 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别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 餘冬序錄 按張侍郎與董厥事相類

裴旻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令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所聞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虎也此則埤雅爾雅諸書所不載 七修

黃氏母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黿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子世不食黿又吳寶鼎

元年六月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為黿騫兄弟四人閉户衛之掘堂上作大坑寫水其黿入水中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出望伺户小開便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杜氏婦

延平有杜氏兄弟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養母子既出三婦輙詬誶相勝致姑飦粥不贍每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電光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西樵野記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丈食寠困從真家富謂之曰弟勤若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欣然齎緡而歸不數歲致富而從真遭焚蕩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不思千緡之報可相濟二三百乎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栗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注雨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死刺史圖其事而奏焉太平廣記

馬孝恭

馬孝恭豫章人織薄爲活入南山化爲虎旬日又復成人入山爲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爲人身而終（朱陶新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
古皖江道亨汝立父校

##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黄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閒有之相牛者殆絶所謂鷄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寧王方集賓客談話之際鬻馬牙人曰神奴請呈二馬
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坐客觀
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其
一曰此千貫後指其一曰五百貫王命如言付錢馬送
上廄賓客莫知測其價之懸殊即共次訪寧王曰諸公
未喻當為驗之即令控轡馳駈往來數四笑謂座客曰
辯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纔急
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復十過
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集異記

## 伯樂子

伯樂相馬經隆顙趹日蹄如累麴其子執馬經以求馬
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
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
御也所謂按圖索駿○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所謂
馬即此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古詩天鹿辟邪眠
莓苔○一角為天鹿兩角為辟邪漢靈帝脩南宮鑄天
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

## 伯翳

孔穎達曰周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

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又地里志稱孝王云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益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益知禽鳥之言也

公冶長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亦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焦弱侯曰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見論語疏而用修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然鳥語易解異於牛鳴馬嘶如不如歸去摘桑看火行不得也哥哥鳳皇不如我泥滑滑之類聲頗明似如今鸚鵡秦吉了皆能作人言可見其語相近也梅舜俞作四禽言四首東坡作五禽言五首我朝有秦璠東臬者作十禽言十首春暖花明之際百鳥間關靜聽之真與人言無二元末會稽張思廉有神雞童曲曰神雞童解雞語事詳陳鴻東城父老傳則古所未有也

詹何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陽翁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楊宣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部耆舊傳

管輅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 仁乃服

輅嘗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攜豚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雞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 魏志

李南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馭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抱朴子

成武丁

成子為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桂陽先賢畫讚

張子信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稱墜馬腳折遂免難 北齊書

孫守榮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為貢 宋史

白龜年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

何言曰槽中料獘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翰府名談

介氏秦仲魏尚

燕泉何先生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嵇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盖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仰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說耶成武丁吾郴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盖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華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賠略　兔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盖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按解雞語余已為難矣乃又有解蛇語如神速姑者更異○沈仲彝曰人家呼雞則曰喌喌呼鵞則曰啊啊呼鴨呷呷呼猪囉囉呼貓彌彌呼羊哩哩然則不但人

識畜音畜亦識人言矣嘛哩等字似俗豈或有本

物靈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蟛蜞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餘冬序錄）

段柯古曰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蝦鬚蔡謨不識蟛蜞劉縚悞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畧乎

又曰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螢為蛾蠓詩義以蠭為螻蛄高誘以乾鵲為蟋蟀

物用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鼯鼠以其尾鼬鳥以其足獨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蟒蟺以其脅砂挼子（一名倒行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海鮓魚）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驉又以借其蛩蛩狽以借其狼走（餘冬序錄）

物生

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

段成式云甲虫影伏羽虫體伏今鱉伏於淵而卵於陵此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鼉思生顏榴稽生賦曰黿鱉伏乎其陰鷺鷥孕乎其口

虫𧉊賦鷺以目而取胎鶴以足而得孕猿雌於獺鼈雄在黿鶴之交以聲鸛之抱以影

鸕鷀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背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骨主鯁及噎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木之上蔓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皆養此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云家家養烏鬼是也

段成式曰鶴影抱蝦蟆聲抱今里俗鬧蝦蟆春鳴謂之聒子

蝦蟆一名蟾蜍蟾蜍吐生酉陽雜俎曰蟾蜍無腸裴顏崇有論曰鳥無胃脉蛤蚕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蚕以無胃而孕

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趙辟公雜說云凡聒抱者鵝鴨鸛雀也影抱者黿鼈黿也有鰻鱺者以影漫於

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漫鱧也○今
鯉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沫所化龍亦卵生
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
應龍有角曰虬龍

行屬鳴屬

考工記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
為筍虡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
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
蟲之屬以為雕琢注雕琢刻鏤祭器外骨龜屬內骨鼈
屬却行螾延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
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
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易說卦離為鼈為蟹為龜注皆
云外骨此以鱉有內緣故稱內骨螾延曲蟮也能兩頭
行是却行蓋黽即蝦蟆也脰項也精列爾雅蟋蟀蓋注
云今促織也一名精列發皇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
大如虎豆綠色七月詩斯螽動股陸璣云幽州人謂之
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也楊雄云蛇醫或謂之榮
原又虫異賦螞以胃鳴蜥蜴以胷鳴蓋因此經之注胷
鳴者賈馬作胃賈云靈螞也千本又作胃云敝屁屬也
敝屁不知何物

物性

余嘗聞人與六畜血氣相同故其肉補人功適藥餌然血氣雖同而性亦自有相反者如鈎吻人食之斷腸羊食之則肥躑躅羊食之則死而人食之則可以療病木鼈子犬食之則死而人以爲治熱之劑梟食桑葚則革鵂鶹食之則好淫白兔食縈而僊驢騾食蒼蔔而僊熊食鹽而死胡孫亦然獺食酒而斃猫食薄荷而醉虎食狗而醉又鼠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鄱郡名錄載甘塘社有一水方丈瑩潔春夏不竭旱則禱之應特雨下牛馬猪羊飲之肥澤鷄鴨鵝鴈飲之必死鄉氏緣可以救旱號秘容泉五臟之性不同如此然則脾補脾肝補肝之說未必然也

類

六書攷類力遂切種各肖似也同氣自相求也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羅從願云類有二種其一則獸之出亶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如列子之說其一則帶山之鳥如烏而五采其名曰奇類通作類從犬取種類相似惟犬爲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類以犬羣以羊今楷書作犬草書作糸取其便於結構失之遠矣

兎烏

舊傳兎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兎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兎脚撲㩳雌兎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兎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詎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是烏之雌雄亦難辯者古者日烏月兎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烏不現則飛烏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今世卜兎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兎多月暗則兎少故說者謂天下之兎皆雌而顧兎為雄然無謂天下之烏皆雌而三足烏為雄者

禽經曰慈烏反哺蓋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其母如其日數烏知未然故所在人忌之而西南人事烏為鬼亦以其先知也太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言愛憎因人而遷如此羅願曰日中烏三足故說者以為烏三點者法三足然說文烏足似匕皆從匕無三足之義且舄焉皆烏名從烏之類豈必皆三足耶此與數馬足者類矣

馬肝

漢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食

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爾以是後人遂爲食馬留肝之說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荆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卽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然則馬肝有毒惟酒可以解之荆卿其有所恃也

鯸鮧

鯸鮧魚文斑如席俗云煑之不熟食之必死饒州有吳生者夫婦和睦一旦醉歸投身牀上妻扶舁其足生足運動誤中妻之心胸蹶然而死生不知也遂爲妻族所訟生親族懼劾命到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鯸鮧魚以䧟之冀其獄中自斃如此數四竟無恙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亂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夫煑之不熟尚能殺人生䧟數四不能爲害固有命歟録異記夫人不可以枉死冥冥中固有默佑之也

象膽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或云蚺蛇膽隨擊而應鰽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鼠膽在首或云鼠無膽貘亦無膽鯸鮧

亦無膽

鳥鼠山

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地里記云不為牝牡未知孰是鳥名鵌鼠名鼵百粵潯州桂平縣有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見一統志劉世節曰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者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州兒形若雀色灰白與兀兒鼠同穴所謂鳥鼠同穴者也然則兀兒鼠即鼵本州兒即鵌今其人亦不知為鼵與鵌矣

蟲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草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因其常見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著儒門事親書云蔡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背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鮮于伯機述北方古寺中鐵鍋聲如牛吼破出紅蟲凡數百枚尤異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圓石如拳破之有一蟲出於中似蠐螬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後有人語之曰人欲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

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蟭螬也（五色線）

越睒駿

雲南越睒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
莎縻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睒駿見
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腔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
腔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餧肥
腴最大其皮宜作書褥見吳萊淵穎集席中溫㶿鴨卵
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
馬之尤奇也（輟耕錄）

鬪鴨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干獨倚
人多疑鴨不能鬪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
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
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
作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
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列橋觀鬪鴨為
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斷
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連牽誅死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鵞數幸六王宅興慶池
與諸王鬪鵞一鵞至五十萬錢是鵞亦能鬪也（賓退錄）

信天緣

閩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鶖奔走水間腐草泥沙唼唼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矢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余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國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論可以諷詩載群談樣欲

批頰鳥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翳木窺樗黍糯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元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不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隔隥雞

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蟹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

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决訟令觸不直廌字合文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丈尒切亦獸也郊止一字縱文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豸爲可笑鼠璞

恙

戴仲培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獇獇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殺之北人無憂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獇下云獇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獇與恙爲二字合一之神異經誕矣

蛉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考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遂

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蕢窩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嶺南呼蝦蟆爲蛤

石蜐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花（南越志）江淹石蜐賦序石蜐一名紫蘁針蛤類也按本草謂之石决明圖經曰珠生南海石决明産出也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蜐問珠官俗來經石蜐春升菴蜐字作蚨或作蜐（去音切）

## 鯇魚

鯇魚即嬾婦魚也多脂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饞燈云說文鰟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鮬也名瀏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嬾婦所化佛書謂之饞燈鳴瓊泛醇則明披緗碎纑則暗

## 蛇足

朱翌曰畫蛇着足無用處爲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爲眷腸而行方朔射守宮曰謂之爲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隱居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由江老兵捕一蛇燒之

四足垂出如鷄足狀以此知古人言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鯸鮧魚陶注云能緣木食蘇花唐注亦云有四脚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爾

鬼車

楊用脩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于夏見而歎之裴瑜注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餘猶九首按夫子逆鶬歌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陸長源辨疑志九頭鳥又名渠逸鳥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每脰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每頸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拘折傷者鬼車九首妖怪之尠凡所遭觸戚身破家故一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

肥遺

蜀檮杌乾德中肥遺禳年寅遜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為旱魃張唐英曰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

魃也按北山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張華博物志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大旱則言蛇者是

蝹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為鬼廷蝹酉陽雜俎作弗述

蚊

東坡曰湖州多蚊豹脚循毒其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王壽王以蚊問後赴宣因以小金合貯豹脚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且呈一覽蓋蚊乃水虫所化澤國故應爾矣與獨江子滙無蚊以舊傳焉自龍甯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僊術試為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滙渡淮蚊螨猶甚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煙薫之有一廳吏醉臥為蚊所嘬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即其地也大河以北河水一鮮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以泥否則必為所斃然蚊亦不止水虫所化爾雅鶠蟁母一名

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每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吐蚊于叢葦間湖州猶甚又云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觜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群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鵁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有蚊母草其說亦然宇宙間物生之異有如此者豈獨蚊耶

淮南子曰水蠆爲蟌孑孑爲蟁兎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孑孑汙水中無足虫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則蛻而爲蚊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猶利而足有文彩故號爲豹脚所謂蚊也又其字或從昏志其出時也又爲閩以虫之在門中也說文秦謂之蜹楚謂之蚊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白鳥謂閩蚋也謂螢以蚊爲糧云（孑居折反孑勿二反齊東野語）

蚊事

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鳥云云）當於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塡空蘙野獒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觜踰麥芒之纖俠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至眇其爲害

甚薄豈泰山之能[illegible]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蝱○堊偃鼠古今注以蝙蝠為偃鼠為力[illegible]而莫追莫悔投秋蟲羅隱賦蜘蛛部蟲之冈而自損自棄○宣夫晉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莊子云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以貪饕之被寵而不噆不螫南史蕭頳本傳列貴畏長遊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長遊木傳○晉室孝子獨當以身晉書吳猛高郵貞女高郵有露筋小娘廟莫全其軀○蓋嘗究厥譜考于典集是黃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州實錄○驟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翱翔鵝鴉于雲臺之上高翔而蚊蚋過以翔翔遽遲威於河內而人馬耤耤古今注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一蚊蚋飛去大人惟小白

之昏昏則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饑寒翠幄而聽入見金樓子驅空中之蚊而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聞蠶蟲之聲則挫其精僇江東之鵙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為蚊母此鳥吐蚊舉所為蚋者而族烹於黍鑊黍謂之蚋取所為蚊者而築觀於楚廷歟右摘虞名文蚊賦全楚謂之又載水東日記

水經注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徧無蚊蚋之患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京師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以兩公言參之水經注金樓子信有此理滇中環湖苦多

蚊而實珠寺乃絶無影響其理不可曉（秋林伐山）

蠅

永叔蠅賦巳盡形狀偶讀段柯古書數語賦所未有者錄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又曰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脆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

蝨

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類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向見一書云爾今忘其書之名（席上腐談）

舊說虱蝨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蟣虱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酉陽雜俎）

淮南子曰大厦既成燕雀相賀湯沐既具蟣蝨相弔

呂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欽深淵黙漆五字置牀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然未試也（事載存餘堂詩話）

周公謹曰今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　陽夏斷河內臨

東陽邯鄲循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
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
摩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
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濡需者豕蝨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廈不知屠者之
一日與豕俱焦也（莊子）

潭袁等州有沙蝨即毒虫鱗中蝨入沙人中之如針孔
粟粒不得術士禁之剜去肉即死（錄異記）

東坡云竹蝨初如粉塗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十爲曹死
非伏子（仇池筆記）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不見蝨之處褌乎逃乎深縫匿乎
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丘火流焦城滅都群蝨動于
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之處褌乎

王荊公入朝蝨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
遊相鬚曾經御覽（墨客揮犀）

齊江泌衣弊蝨多綿裹置壁間恐蝨饑死復置衣中後
終身無蝨（談府）

既柯古曰一夕會特妓玉　忌角豕見之色動因訪諸
妓所惡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竟徵蝨拏
以擾之子戲撫其事作破蝨錄

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居躬巧奸敗群倫古本虱作風字咸引阮嗣宗蝨處褌中爲辭非也按秦公孫鞅書靳令篇云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虱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此退之之意也

嵇康與山濤曰性多蝨把搔不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桓溫入關王猛詣之而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異之本傳

下士蔚居貧多病索衰敗絮採擿蚤蝨日不替手自作傳序

查道養母居狼山寺躬事薪米以給僧衆衲衣不洗以養蝨後仕至龍圖待制國老閒談

無畏三藏言行麄易律師不悅常令宿於戶外律師中夜捫蝨投床下無畏即呼白撲殺佚子律師異之傳信記

余思蝨之爲物甚微然古人每每置之口頰以其近人

而易喻也類書載䖝事頗略偶因曝背而紀之

魚矴魚帆

焉鯽有矴鱟有帆酉陽雜俎烏賊遇風則虯前一鬚下矴鱟殻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鱟帆鱟十二足殻可爲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

魚翅蛤翅

飛魚有翅蛤蜊以殻爲翅飛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空息歸潭底蛤蜊候風雨能以殻爲翅

魚母

鮂魚凡諸魚欲産輒爲䱊其腹世謂之景魚之生母

鯌魚鮫魚

鯌魚其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猩猩

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白交趾血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己遂斥罵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厥戒沾濡竟醉

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徃徃顛仆掩群無遺嗚呼是明
知而明犯之人之嗜利而至於喪身者何以異此

滑扡

河州有禽名滑扡狀如鵰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
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
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
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墨客揮犀）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唐韓偓詩
有鶯兒姿嘆雌黃鬢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為蝶也（文昌雜錄）

桐花鳳

李贊皇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
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
露有名工繪於素扇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繽兹鳥
於珍篁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嚀
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為地畫人物花鳥於上此其遺製
劉績霏雪錄云即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
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
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劉言史有題蜀客揚生
江亭云乘絲蜀客涕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日好可憐桐為出花飛李之儀有院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　寬欲斷恨難栽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為異也

### 望帝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始稱王者自名蠶叢後王曰杜宇號望帝荆人鱉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見望帝立為相望帝自以德不如鱉靈禪位鱉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是我望帝魂也（寰宇記）

### 漢泉井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井中三魚一全鱗一如常一半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撥鬣撥剌之勢俗傳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剖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異也（陶朱新錄）

### 海東青

海東青鷹之鷙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獵者知其事元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回車駕郤道海青逢燕怕

鯤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為寓言然所謂鯤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業風鼓撼甭若難喻元王文定公惲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蠹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者數日又山巷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十餘丈儼如刀截大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蛤蚧

段公路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土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常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北户錄

王濟曰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狀類蜥蜴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牡聲蛤牝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自墮於地人往捕亦不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人得之以擫墊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曬乾鍊爲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為醫獸方中之劑（鍼手）按蛤蚧二說不同似一物而所記有詳略也十二時尤異

翡翠

楚詞翡翠珠被爛齊光兮註翡赤羽雀翠青羽雀今人稱青羽者總曰翡翠駱丞賦夜月玲瓏翡翠帷

猫

猫目睛旦暮圓及午竪歛如線鼻端常冷惟夏至日煖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有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者（酉陽雜俎）

鸚䳇

張華有鸚䳇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甕中無因得知外事忽云昨夢不佳所忌出外華强呼之至庭果為飛鸇所攫僅而獲免（殷芸小說）

胡桃之劵

胡桃之劵令鷄夜鳴旣死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南

枝磔之書夯字記置之於鷄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飩兎書契字置於墻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豭趡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鷄左翼剪燒之鋁鷄卿風生揚犬即風止也三寡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趡豭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驗張華感應志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蘇藪

王伯厚曰陸機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蘇藪字書不見栮樌學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胡麻

沈存中曰胡麻直是今油麻張騫始使大宛得油麻種

枝磔之書務字記置之於鷄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䶵尾書契字置於墻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孫搥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鷄左翼剪燒之𩿨鷄即風生揚犬即風止也三寡婦七孫兒令各持研朱搥孫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驗張華感應志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蘇薮

王伯厚曰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蘇薮字書不見柤樝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胡麻

沈存中曰胡麻直是今油麻張騫始使大宛得油麻種

亦謂之麻故以胡别之謂漢麻爲大麻筆談抱朴子胡麻葉名青蘘圖經胡麻莖方者名巨勝一曰角八稜者巨勝六稜四稜者名胡麻

## 蒲萄

蒲萄出大宛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應劭曰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經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别館之旁漢書無雷國罽賓國皆有蒲萄酉陽雜俎云有黄白黑三種

## 苜蓿

苜蓿生罽賓國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西京雜記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 木棉

續博物志閩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紡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以古爲吉繆也霏雪錄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叡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黄蕊花片極厚近峯聞畧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丘文莊公記之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舊所云木棉即今之斑枝花也棉花種為番使黄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黄門熠曰番中有青紅白三種今特傳其白者耳愚聞番中以貝葉寫經謂之貝葉經葉有長二尺者此貝葉又不知生于何樹

諼草

焦弱侯曰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為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悞認背字亦悞愚謂諼忘也忘字虛不作如今之諼草言焉得善忘之草樹之而忘我憂乎言忘則憂亦在所忘之中耳士衡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虛字看而以歸別於憂耳背北堂也則面南庭除亦可作襟如襟江帶湖皆是假借字眼若如焦說則樹背為背上樹襟為胷前如莊子柳生左肘可為一咲

羅願曰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言安得易忘之草樹之北堂使我覩之而忘憂也然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為忘憂之草此亦諸儒附會之語也此說極有味使以諼為萱草也則樹之何難而云安得耶

樵漿

老學菴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中國本無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蘗也一名餳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飴曰飴曰餳皆是堅凝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學齋佔畢

西瓜

五代史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云以牛糞覆棚種之其大如斗丹鈴餘錄據此謂西瓜五代始入中國故本草不載文選浮甘瓜于清泉蓋王瓜甜瓜耳洪忠宣松漠紀聞謂西瓜形如匾蒲而圓其肥類甜瓜予携以歸今禁圃苑圃皆有則又忠宣使金時始入中國也弇州卮言云嶠蓋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于中國其入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葉文莊水東日記又謂西瓜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陸文

裕公曰葉子奇蓋誤以胡嶠之契丹作元耳神仙傳記青燈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豈可謂古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楨瓜賦所云藍皮密裏素肌丹瓤者此何物也豈本一物而西種特佳故得名耶文裕此說似得之然胡邵陽洪忠宣一則云似東瓜一則云似匾蒲又似中國無此種也○陸機瓜賦東陵出于秦谷桂髓起于巫山纏文抱綠披素懷丹此豈讓今之西瓜耶

橘

天寶中玄宗謂近臣曰江南之橘江北之枳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于宮中種柑子數株至秋結實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門下奏以為瑞何子容曰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為枳水土異也天寶之橘此亦天津橋杜鵑地氣自北而南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僚不足以知此愚案武后時九月梨花。　進曰此臣等調爕之罪子容之說正類此然亦有難以盡泥者如葡萄來自西夷海棠出于海外而近世所傳木棉西瓜皆自外國得之而徧于天下未聞其化為異物也揚州瓊花錢塘亦嘗植之宮中數

橘未足為瑞亦未足為異

荔枝

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唐書

漢書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

按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帝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于道極為生民之害又稽合南方草木狀魏文帝詔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考此則荔枝之貢始於漢武罷於和帝復於魏文其為民害久矣今人但知有貴妃耳

瓊花

楊用脩曰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妾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蔡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為王蕊王

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
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草名越桃劉
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
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
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
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
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
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
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
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
知詩人詠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採插盈路仙
女抑何多乎
用修謂瓊花即梔子花似未確按齊東野語載瓊花惟
揚州后土祠有之絶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神宗
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
者陳源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瓊花
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揚州志瓊花唐所植也一名
玉蕊天下獨一株故歐陽修作無雙亭以賞之到元至
正間枯死七修類藁謂不惟瓊花不傳而聚八仙亦不
知何似余觀今繡毬花乃八仙花所接其色白而不香

瓊花豈即繡毬花而齊東野語所謂香色少異者耶或此園廢時人取其孫枝接于他處故花雖流傳而名不傳耳若郎瑛謂聚八仙亦不識何似則可笑矣

蛺蝶花

滇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蕙開花狀如蝴蝶卻則隨風飄颺直上為真蝶矣附於高木仍為花結子可噉朱明

紅西南夷風土記

迷陽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胡應麟曰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冒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冒足之義讀此了然

紅荳蔻

羅璧曰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淡紅鮮研如桃杏花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采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花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與如比目連理云

塗林

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蘘荷

郭相奎甫偶問蘘荷能治蠱毒因引本草注蔣士先中蠱家人以蘘荷葉布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蘘荷是何物一時無以應因憶楊用脩丘文莊有說尋考之文莊群書抄方引郴子厚種白蘘荷詩曰子厚在郴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是文莊亦不識為何物也用脩引松江志截急就章註云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據柳詩註蘘蕁苴也據為蒩誠與甘露相似但甘露一名玉環隨處皆有文莊何遽不識陳藏器謂蘘荷有二種一白一紅今甘露未見有紅者子厚詩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大氐生于陸地而好陰之物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註藥物其狀未聞宋㬎引以注本草曰蘘荷嘉草也是蘘荷一名嘉草一名壽苴其為甘露與否尚當考之

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葉香氣釀鬱

櫻桃初無香退之有香隨翠籠之句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至太白又以柳為有香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孫繇

藝示兒編

楊用脩曰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也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韻語陽秋云雪未嘗有香也而太白詩云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于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則成香雨然則李盧二詩蓋本于此

金鹽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煑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煑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

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盧橘

用脩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按說文載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櫨橘焉夏熟也以枇杷為盧橘升菴據上林賦枇杷橪柿為辨識是李太白詩盧橘為秦樹枇杷出漢宮並舉而言益證其非然吳錄所云亦未為是盧橘今廣西有之另是一種似橘而小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文絕至魏初時人疑有文無實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後世景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年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於是刋滅此論

王楙曰嘗見一襍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猪猲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州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野客叢書〇嘗考述異記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此更明于搜神記

傅子曰長老說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前佯爭酒失杯偽怒解衣燒之燁然而熾垢盡火滅粲然潔白水澣者同又按火浣布西南夷傳謂之火毳

列子西戎獻周穆王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王會圖有貢闒釆者生火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

原化記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犬糞復為火能燬屋宇

返魂香

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一日僧自外歸見廟中二鶴卵命還之巢行者曰卵已熟矣僧曰吾豈望其生但免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氣馥郁持供佛前後有倭人入貢道劉家河入寺見佛前所供木問僧買之僧紿之曰有蓋造後殿觀音閣則與之倭請酬之以價五百金僧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亭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曰此儴香也焚之死人之魂復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客座新聞）

十洲記聚窟州在西海中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洲有神鳥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曰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亦曰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香或名神鳥精或名却死香武帝時月支國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試取香燒之死未三月者皆活於是信知其神物也

石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利縣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破其花拂拭之其花復見

### 鐵樹

王濟手鏡載橫有指麾殷貫家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日楠質理細厚云此名鐵樹每遇丁卯年乃花其花四瓣紫白花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微有香氣

### 化石

建中閒道士馬自然指永康縣延真觀前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皆化為石

陽泉在天餘山壯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述異記

王冶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背每蟹過之則化為石蛇亦然顧岕海槎餘錄石蟹生於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置之几案能明目

新安有王喬洞洞之上有二木皆化石而復產枝葉與凡木類都元敬曰予見之大駭以為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謂予安能信今誠以語人人非予亦未必不以為

妾也

田說有川曰康干汀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理節猶在世謂康干石白孔六帖

顏洞

姚江楊安世言監安府有顏洞三層下洞一龍二足捧頭鱗角眼爪悉備中洞獅象相峙口內白鷺青魚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傳粉唇若點珠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狀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甚有生色又晉安進山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觀安世所言使南濠見之當益詫矣

五穀樹

金陵有丞相府國初胡惟庸舊府也有樹名五穀樹一樹而兼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其年黍熟則生黍葉五穀皆然聞之浣光祿觀頤云

榔梅

太和山有榔梅相傳真武折梅枝寄榔樹之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結後竟如其言今樹尚存

如何

顧凱之啟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

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鮐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則辛以金刀剖則甘即此物也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異草

吾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有露如朱又有草食之不飢號抑飢草 洞冥記

烏奔國有草如芥葉食之能行空中號躡空草 洞冥記

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即夢見名懷夢草 洞冥記

祖洲有不死草出瓊田又名養神芝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即活採服之長生 十洲記

瑤琨山有碧草草實如菱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 洞冥

麒麟草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退耕傳

五代史載陷虜記又東行至褭潭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一本而飽

杜陽編元載造芸暉堂芸暉香草也出于闐國香潔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名之

杜陽編李輔國家夏則設迎凉草其色類碧幹若苦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葉細如杉

開元遺事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細心勁有醉者過其旁摘草嗅之立醒謂之醒醉草

指佞草堯朝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博物志按此即所謂屈軼也）

段成式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白孔六帖按此即所謂虞美人草也）

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歛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粮（東漢地理志）

酒樹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而成酒

酒草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谿水隨飲而醒（洞冥記）

醇和麥

背明之國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此麥凌冬可袒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

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
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
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与女相說交贈令竹有桃
釵之形笋亦有柰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
郊詩曰竹嬋娟籠曉烟指此竹也又有苦竹黄苦青苦
白苦紫苦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
山海經云衛於山丘南帝俊音舜竹林在焉大可為舟郭
璞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為船神異經云南方荒中
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大
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三嶺見巨竹有三十
亢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云雲丘竹一節為船出扶南
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石楠

李白詩風揷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
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
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苦盇

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見三秦
記說文薇似藿菜之微者也又名苦盇項氏曰今之野
豌荳苗也蜀謂之巢菜爾雅薇垂水注草生於水濱而

枝葉垂于水者曰薇詩註金華芽也

藕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為寓作之辭後見真人關尹令喜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返生香逆水聞三千里又比齊脩文御覽有返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註集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編古叢編）

七尺棗三尺棃

北方有七尺棗南方有三尺棃人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述異）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䁾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枕視繫宿根囊鄒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𤺥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酒是蓯蓉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

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矓者正胸有肉秋者取莨宕根繫裩帶上永瘥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絶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瘚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煆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幷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幷厚朴二味湯服之蓯蓉幷鱓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以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産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客齋四筆）

## 苦獮

何子容在陝食枸杞子粥事竣以餘惠陳進士恭有胡進士恭者博洽士謁苦獮乞少許吝以無有胡笑曰適惠陳物耳何曰苦獮佛書謂枸杞根本草地骨皮吾無地骨皮故無以應子胡甚服之（餘冬序錄）

雷丸

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緬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虫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動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文昌雜錄）

白錫

龐元英曰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任子為鯁所苦累月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及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常試之甚驗

獺爪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斷腸草

太白集近吳刻稍刪其註然中有不可刪者甚多盖徒省工費而去取非當若妾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注引陶隱居士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令刪去矣（河上楮談）

原蠶蛾末

松陽縣民有被廠經官驗傷翌日引驗了無傷痕守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酙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只有負屛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止更云前方亦治攧撲後方又治金瘡（吹劍續錄）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可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皆化不實盖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於藥者耶（吹劍續錄）按益智即今之所謂龍眼也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雅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時架木為臺於園至昏時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為飛倉溪蠻叢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坐蓐藉

其皮則易産名飛生疑即飛倉也僞生爲倉蓋聲相近云王濟手鏡

##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爲芷蘭芷自是兩物又云蟹六跪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跪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旣借物以爲喻當能辯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誤如此遯齋閑覽楚詞沅有芷兮汀有蘭分明二物

## 義竹

帝游後苑有竹叢啓笋不出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爲義竹開元天寶遺事

## 、踈麻

楚詞折踈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南越志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乃佳菓也駱丞詩輕投木李以代踈麻

## 端葉

海陵人三綸女爲鬼所憑自稱儒人爲字數十品名號形製不相犯諸儒所用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端葉落人間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也謂綸爲清非儒子不曉其義贈詩曰君爲秋桐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寺云潮頭風滚雪

山脚石蟠虬（歐公詩話）[illegible]

火前火後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茶錄）[illegible]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號音聲樹（因話錄）[illegible]

紫陽花

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花（南部新書）

相思子

相思子生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類石馬大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顧岕海槎餘錄）

罽薰

罽薰香草名見范子計然胡繩亦香草見楚詞

書帶草

三齊記曰鄭康成山下生草如大韭一葉赤餘土人名為康成書帶草（搜神異苑）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司馬有餉桓藥草中有遠

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謝未答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愧續世說

紫梢花

龍生二卵一為吉了上岸與鹿交或遺精枯槎號紫梢花益陽道北夢瑣言

木蘭

草冬生不死者謂之宿莽即拔心草也屈原以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心不死故取以自喻云朝搴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

琅邪代醉編卷之四十終



題跋代醉編

戊子秦余從諫垣外竄凡四年稍遷南京僕丞僕署在滁州蓋宋歐陽永叔由館閣謫守之地曩從寮長閩才胡公東謨漳南唐公堯欽東鄞王公汝訓繼遷其間高山景雲蹊肆覺景昔賢流風餘韻

輿嶠靈宣氣名峙益著低回不拔
去者久之蓋嘗自念僕西之職古
與傳從同可野夕直之左右於書四
僕西正辭后克正之年越在江淮
沿職不逸觀收而先見建議者以
民間養馬重為民病更其值轉大
司為訓瑞縱黃為佚為賊又溪臺

臺瀾之娛為何藉以錄點樂志
者小醉堂縣也邇先突若迹文章
日月々古從登彈輪其移醉翁自
言意不在酒余乃謂醉翁之意亦
在乎山水之間集余十年前闈視
醉翁建樓河如而歎與同醉後不為
大乃默祈請乃從行橐中出所攜

書若干卷嗟篤環滁諸山而讀之焉所得與崇焉焉而思焉筆焉從自而忘其來是在之爲也從手而忘其來豫於之爲也大氐永日難磨壯心囏耗款醒不可款醉不可以豪毛穎而波麵生而已散而弗紀離而學決以視小堂窗洞深自妮矣柔兩中哉入室中同筆泥窗決除沿叢瓦偎見遙紛錯之窮剛筆翁弗克爲爲書其意而歸之是歸也初名曼衍游鮮來移也乃更爲代醉編焉萬曆丁酉三月立夏日姑胥沈則思書又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